



玻璃密室

日本推理小说旗手 倾力奉献纪念新作

森村诚一

侦探推理小说集

BOLI
MISHI

【日】森村诚一 著

叶特灵 译

珠 海 出 版 社

玻璃密室

Paul
MISHI



[日]森村诚一 著

叶特灵 译

珠海出版社

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: 19 - 2003 - 14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玻璃密室 / (日) 森村诚一著; 叶特灵译. -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3. 8

ISBN7 - 80689 - 089 - 0

I. 玻… II. ①森…②叶… III. 推理小说 - 日本 - 现代 IV. I313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7223 号

ガラスの密室

Copyright ©2002 by 森村誠一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WATANABE Harumi,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, Inc., Tokyo and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, Shanghai

本书经中国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代理, 由珠海出版社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玻璃密室

[日] 森村诚一著 叶特灵译

策 划: 潘自强

终 审: 罗立群

责任编辑: 李向群 李昱妹

封面设计: 刘海啸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电 话: 0756 - 2639345 邮政编码: 519002

邮 购: 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

电 话: 0756 - 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2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印 刷: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6.5 字数: 100.1 千字

版 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10000 册

ISBN7 - 80689 - 089 - 0/I·436

E - mail: zhcbst1@pub.zhuhai.gd.cn

定 价: 14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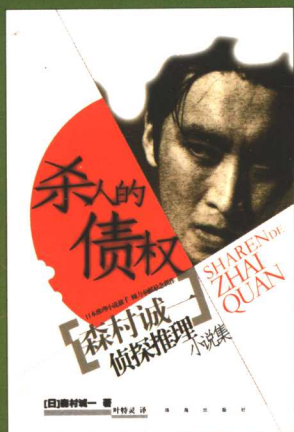


森村诚一，当代日本侦探推理小说旗

手，畅销书名家。作品多次获日本文学大奖：1965年以《高楼的死角》获第15届江戸川乱步奖；1972年以《腐蚀的构造》获第25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大奖；1976年以《人性的证明》获第3届角川小说奖。

代表作品“证明”三部曲 《人性的证明》、《青春的证明》、《野性的证明》均被改编成电影，不仅在日本家喻户晓，在80年代中国亦广为人知。仅《人性的证明》在日本出版10个月内即重印30次，销售300万册。1982年轰动世界的作品《恶魔的饱食》，横扫日本出版界，再创销售300万册纪录。

森村诚一的写作，使推理小说进入了一个新时代。



鲇子在结婚三个月后，丈夫突然失踪。在丈夫的遗物里，鲇子发现了一捆有关三年前超市女店员被奸杀案件的杂志和剪报。

落合新婚不久，来参加过婚礼的两位学弟相继被杀，妻子朱实也失踪了。朱实的遗物中也发现了超市女店员被奸杀一案的杂志和剪报。

看似毫不相干的两起失踪案和两起杀人案之间，到底有什么关联？

三年前在大沼相遇的七个年轻人，五个死了，另外两个将作为杀人犯被追究法律责任。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相遇？

责任编辑：李向群 李昱姝

封面设计：刘海啸 (haixiaoliu@sina.com)

◇ 目 录 ◇

- 第 一 章 玻璃熔炉 / 1
- 第 二 章 在天花板上偷窥 / 13
- 第 三 章 矛盾的嫌疑人 / 25
- 第 四 章 骨肉之间的信任 / 40
- 第 五 章 再会摇钱树 / 66
- 第 六 章 偷窥之源 / 75
- 第 七 章 安闲度日的蒸发 / 91
- 第 八 章 瓜田李下的支票 / 108
- 第 九 章 双面犯人像 / 127
- 第 十 章 处于盲点的确证 / 141
- 第十一章 危险的遗属 / 152
- 第十二章 璇宫之高超犯罪 / 164
- 第十三章 自救三人组 / 177
- 第十四章 死角的转换 / 184

第 1 章

玻璃熔炉

1

公寓位于东京中野区一角。说是位于中野区，但隔了条小河就是新宿区了。交界处挤着好些类似的公寓和小住宅区。

河的两岸是散步道，而道路两旁的树木、樱花、山樱连绵不断。沿着散步道，到处可见长椅和滑台。老人们悠闲地坐在长椅上午休，出租车悄悄地开过。

鳞次栉比的房屋中间是像蜘蛛网般盘根错节的小道。这里一旦遇上火灾，消防车都很难开进，而且又是那种贫民气息浓厚的小市民区交界的地方，如果不是河对面耸立着的东

京都中心摩天大楼，你也许会忘记，这里也是大城市的一角，而且还紧挨着市中心。

街道上满是垃圾，到处都能闻到人体的腥臭味。这跟散步道旁的树木与各式公寓楼不相和谐地混在了一起。

该公寓建于很久以前，两层，利用预制件组装起来，房顶平坦。墙面上由于雨水的侵蚀，画上了一道道黑杠杠。

一户一个厨房，没有卫生间，只有淋浴喷头。入住者都是单身男女，多数从事色情业的工作。他们之间几乎互不来往。居住环境虽然绝对谈不上好，但由于交通方便且房租又便宜，入住者平均都住上三年左右。就是换工作了，房子不退的人也挺多。

在东京，到底有多少像这样的公寓呢？就在这无数座小公寓的其中一栋里，原本毫无关联的陌生人聚在同一屋檐下，共度人生的某一阶段，然后又各奔东西。

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，但入住者间并没有这种感觉。不过是暂时同住在一栋公寓里，其实就跟双方碰巧住在宾馆里相邻的两个房间，或搭乘新干线时偶然抵背而坐一样。有不少人喜欢这种冷漠的人际关系。

在新宿区和中野区，有不少这种供单身男女专用的公寓。东京城里有无数的人，但每个人又都很孤寂。这种公寓就是它的象征。

2

都市是人间沙漠。无数的小沙砾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都

市。东京更是个大沙漠。不仅仅是生于斯居于斯的人，无数怀着野心、寻求成功机遇的人也来到了这里。

东京具备人类所追求的一切——名声、财富、工作、首饰、昂贵的衣服、美味佳肴、男人们喜欢的美女，一切欲望的对象都闪着华丽的色彩，使你眼花缭乱。

但这些，对于没钱的人来说，不过是海市蜃楼。穷人与欲望的对象之间有扇透明的玻璃窗，伸出手去似乎能碰到，但又绝不可能触及。

在东京美丽的外观下，人类一切丑陋、凶残、邪恶的因子都在悄悄阴笑。东京的表面越是闪闪发光，它的背面越是黑暗。都市就是一个美与丑、善与恶、正直与腐败交相混杂的地方。

但对东京满怀憧憬的年轻人们却只看到它华丽的表面，而不愿看到它的背面。即使看到了，他们还是被东京的光芒所吸引。即使自卫本能告诉自己，那光芒中隐藏的危险可能会害死自己，但他们还是像飞蛾扑火般聚集在东京的光芒下。

对年轻人而言，对于东京光芒的追求，足以使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
3

当女儿由香说她想上东京时，七条孝文是反对的。但当时他有种预感，他是拦不住由香的。

“待在这样的乡下，我的身心都会腐烂的。”由香说。

“那你打算去东京干什么？”七条问。

“只要去了东京，可以糊口的工作多着呢。”由香满不在乎地说。

“就你这样，你认为你能在东京立足吗？”七条目瞪口呆。

“当然。有几个朋友已经去了，我既然下了这个决心，到了那里就什么都会做的。无论干什么都比待在乡下强。”

离开农村去东京的年轻人，盂兰节或年底回来时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抱着大堆的土特产。他们只说东京好的地方。他们绝不会说为了每年这一两次的荣归故里，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。即使这种荣归是假的，但对于还留在乡下的人来说，却仍像昂贵的丝绸般闪闪发光。

由香也想走入东京的光芒中，与光芒合二为一。她觉得只要去了东京，立刻就能走入东京的光芒中。

传媒虽也报道东京有危险与黑暗面，但在年轻人的眼中，东京的负面因子同样闪闪发光。

“我不管您怎么反对，我也是要去的。”由香意志坚定地盯着父亲。

“去了之后就别说哭鼻子话！”

“您放心，就是死了也决不向您求助！”由香斩钉截铁地说。

也许由香真会这么做的。

虽然是骨肉相连的亲生父女，但七条跟由香就是不合。由香小时候一被七条抱着，她就把手子缩得像条虾，而且哭闹不止。别人抱时她都相当老实，自己父亲的手只要一碰，她就会做出拒绝的姿态。

“这女儿对爸爸过敏呢。”母亲笑着说。

但七条自己是知道原因的。

刚生下来父女首次相见时，七条就不大喜欢由香这张脸。按说由香长得细长眼，高鼻梁，紧凑的嘴角，一张挺不错的脸，看过的医生呀护士呀，都说是个大美人，但七条觉得，这个婴儿五官整齐得就像整过容似的，所以不大喜欢。

由香跟母亲还有点像，跟七条就完全不像。最初他甚至怀疑产院是不是抱错了小孩。

七条对长着一张大人式的脸的婴儿由香，由香怀有一种作为父亲不该有的反感。由香敏锐地感觉到七条内心深处的想法，所以才会有那样反应的吧？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七条跟由香间的隔阂越来越深。虽然同住一所屋檐下，但由香像把自己锁在玻璃密室里一般。透明的玻璃隔在父女之间，阻隔着父亲的接近。

由香只跟七条进行最必要的交流。就是在家中，两人也不碰面。早上起来了也不打招呼。七条叫她，她也装着没听到。七条呢，觉得作为父亲犯不着低声下气地讨女儿开心，所以也不主动打招呼了。

七条在当地的高中当校长，一直干到退休。但由香读书时避开了七条工作的那所学校，而进了另外一所高中。

七条工作的高中是当地的一所名校，由香有足够的实力自己考进去。但为了躲开父亲，她特意进了一所差生才会去的高中。

高中毕业后，她拒绝去七条推荐的地方公立大学读书，而进了当地的信用合作社。七条想，就这样安定下来也好。就是进了大学，学了文学或经济，女孩子最后还是要结婚，当个平凡的家庭主妇的。主妇么，学问上说得过去就行了。既然迟早都要当家庭主妇，比起去正儿八经的大学，早点走

上社会学点实际的东西，也许更有用些。

可是成人仪式结束一年后，由香突然提出要去东京。七条对此是有预感的。

七条退休后基本上待在家里。为了不跟七条见面，由香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短。星期天、节假日也都要出去。

虽然像是没有特定的男朋友，但由香将薪水都花在衣服跟化妆品上了，穿着打扮也变得花哨起来。

有时还有男人打电话来。

由香是小地方少有的美女。年轻女孩子没有明确的目的去都市时，就必须把“女人”这一性别特征当做武器来使用。也许由香对自己的美貌充满自信，想让她在东京发挥发挥作用吧。

母亲虽然很伤心，但也没办法阻止。

由香已靠着一个先期进京的高中时的学姐的介绍，在东京新宿区的一家超市找了份工作。既然在东京找了个立足之地，七条再也没什么反对的理由了。于是，由香去东京了。

离开家乡的时候，七条对由香说：“好歹盂兰节或年底时回来一趟，让你妈妈看看你平安的样子。”

由香当时是点了点头，但进京后，却一次都没回去过，跟母亲也只是偶尔通个电话。

但由香工作的超市不久就倒闭了，听说以后她就干些自由职业的活儿。说是自由职业，到底是份什么样的活，七条并不知道。即使问了她，她也不会老实回答，再说七条也不想问她。

七条与由香是名存实亡的父女关系，跟她之间有着深深的代沟。如果换了别人，或许还能填平这代沟，正因为是父女，就无法填平了。

与家里的惟一联系——跟母亲的电话最近也没了。或许由香在东京扎下了根，刻意要跟乡里保持距离吧？

但东京不是那么容易扎下根的地方。生活在东京的人大多没有根，不过是在“飘”罢了。现在定居在东京的人，脚下都踩着无数在东京失败的人的尸骨。无数人来到东京的同时，更多的人在东京的拼搏中失败、堕落。

七条觉得，由香的消息变得少了，并非她真正融入了东京的生活，而是被东京的毒素侵入体内，变得罪孽深重了。

但他又害怕去东京看由香。由香肯定不会高兴的。如果为了搞清楚女儿的生活状况而上京，也许会瞥见女儿丑恶的一面。

七条害怕这一点。

年轻的女孩子没有固定工作还能一个人生活下去，她能出售的东西只有一样。七条虽能猜到女儿大体的生活状况，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

由香已是个能独当一面的成年人了。已不是在她脖子上套个绳索，就能把她带到父母庇护场所的年龄了。而且七条也缺乏父亲该有的那种热情。七条知道，在由香入京的时候，父女的情分已经断了。

由香毅然决然地说，就是死了也不会向七条求救。七条心里也想，就算由香露尸街头，也只得任她去了。

4

妹妹寿寿一看到丰崎俊也，就满脸戒备。

“哥，你又死皮赖脸地来要钱吧？我可没有会生钱的聚宝盆，你别太过分了。”

“老哥好久才露了次面，你不该说那种话吧？”

“谁都是不求人不露面，不请自到绝不是只想露个面。”

寿寿把头侧向一边。

“别说这么无情的话了。东京这么大的地方，只有我们二人是兄妹啊。”

丰崎忙哄骗说。

“你就是那样说，我也不会被你骗的。我又没得过哥哥你什么好处，总是被你盘剥。偶尔你也拿出个哥哥样，让妹妹我享享福！”

“你看着吧，早晚我会大发一笔横财，然后就能跟你一起过好日子了。”

“这台词我已听腻了，在你大发一笔横财前，实际上已不知被你浪费了多少钱了。”

“看上去像是无用功，但其实不是。渐渐地会接近我的目的。”

“即使枪法很差劲，打了很多发子弹，也会有打中的。你是说，只有毫无希望地等待啰？”

“我就是这意思。你还能借点钱给我吗？”

丰崎顺着寿寿的腔调赶紧哀求道。

“果然。光说些是来露个脸的体面话是不行的吧！不行，不行，再不能被你骗了。”

“你就让你哥饿死吗？”

“绝对没问题。没这样的哥反而更好。”

“别说这么伤感情的话，你不该把你哥想成就是来要钱的啊。投资，你想成是投资就好了。这是回报率极高的投资

啊！早晚会数倍，不，数十倍地返还给你的。我是会骗血肉相连的妹妹的人吗？”

“与其向哥哥投资，还不如买彩票呢。”

虽然这么说着，寿寿还是把几张万元钞票递给了丰崎。

“谢谢。感激不尽。到底还是妹妹值得依赖啊！”

“别说这种话了。我这会儿出去工作，你现在干吗？”

“要是没打算把哥哥带上，就让我在这里睡一觉吧。”

“真不像个男人。但在我出去的这段时间，别把我东西搞乱。”

“不信你哥哥么？”

“不信。感觉就像托个小偷帮忙看守屋子。”

“喂，说什么小偷，你不觉得过分了点吗？”

“你还能说你不是小偷啊？每次来都是来要钱。”

在新宿的一家酒吧工作的寿寿，梳妆打扮好后俨然成了一位妖艳的女子。她出去工作了。丰崎一个人留在妹妹的房间里，觉得有些无聊。看了会电视，但没什么轻松的节目。

虽是旧公寓，但到底是年轻女孩子的屋子，窗子上挂着有花纹的窗帘，巧妙地在适当的位置安放了家具，搞得像个住起来很舒服的小屋。

“要是变得靠妹妹过日子，那可真完了。”丰崎自嘲道。

丰崎大学毕业后最初就职的公司，由于母公司的倒闭也倒闭了。接着就开始流浪。

接着，就是工作了他也坐不住了。一旦形成了那种流浪癖，就越来越向坏的方向发展。在流浪的过程中，人也就丧失了认真工作的干劲。

自由职业者的生活比较随意。没有工作的责任也没有义务。厌烦了，什么时候辞都行。丰崎就在游离于这种仅做兼

职的日子里学会了依靠女人。向女人低头，日子就能过得舒服，丰崎作为男人虽然还未沦落到这种地步，却也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没什么不好了。

只要扔掉自尊，就再没比这更轻松的生活方式了。自己什么也不干，由女人养活着，性的方面也没什么不自由。但女人们渐渐地也就对他失去了温柔。

结果，在别无可依赖的人的东京，丰崎可以依赖的就只剩下妹妹了。对丰崎来说，妹妹是最后一个据点。无论他怎么乐观，今后都得想想出路了。

也不能总是向妹妹低头。但现在就算想在公司工作，却怎么也没有从干擦地板的活儿开始的勇气。东京有一千好几百万的人，虽然自己一直乐观地认为，在哪里都能找到立足之地，但在那有限的空间里填着那么多的人，根本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。

在沙漠般的东京，住在那里的人就是沙砾。而且还是流沙，不停地在流动。沙砾即使被风刮跑，根本就不会对沙漠产生影响。

在刚毕业那会儿，丰崎对东京抱着无比大的雄心，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会被吹走。岂止东京，天下都迟早在囊中。随着不断的漂泊，过去的野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东京一方面是干燥的人间沙漠，一方面又具有熔炉般的热量。聚集的人们的体温合为一体，变成能熔化人的熔炉。

在燃烧着青春的热情，对自己的未来尚未失去信心时，大家跳进熔炉中一起燃烧。这种热量在乡下绝对看不到。那是一场盛大的庆典。

来自全国各地彼此互不相识的人们，聚在一起互相燃烧。无家可归、路死街头也没人会多看一眼。冷漠都市的背

后隐藏着互不相识的人们，聚集在一块才具有互相燃烧的巨大能量。

这种燃烧把年轻人深深吸引住了。去了东京什么都会有的，这种错觉就是燃烧的产物。

但某天，你突然慢慢地意识到自己也被烧着了。本是好多人聚在一块互相燃烧的，但结果怎么光是自己一个人在燃烧呢？当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没在东京扎下根时，你就知道了这种燃烧的虚幻性。

无论怎么燃烧都只是一味地丧失能量，什么都得不到。在精力、体力旺盛时，以为自己在燃烧的同时也获得了他人付出的能量，但实际上，自己是入不敷出的。

无论如何努力，总不能在东京扎下根来，只是不停地在流动。当意识到自己只是一味地在消耗的时候，他们正不停地丧失着互相吸取的热量。那时，对他们而言，东京终于又恢复到它的真正身份——沙漠。

丰崎能看到自己的未来。东京没给自己任何东西。虽然曾经认为东京是冒险家的天堂，但成功的可能性比中六合彩的概率还低。

既然如此，尽早离开东京好了，他却怎么也离不开东京。就如“落都”这个词汇所表示的那样，离开东京就是败北。不，是输给东京了。

但构成东京的不仅仅是胜利者，还有失败者。而且失败者的人数更多。甚至可以说，正是支持着极少数胜利者的无数失败者，才构成了东京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东京对失败者是宽容的。如果扔掉人的尊严和作为失败者的屈辱，你是能待在东京的。对失败者而言，日子虽谈不上过得好，但好歹还是能维持下去的。